



品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



红楼梦

原著 曹雪芹

评点 脂砚斋

一段辗转悱恻的凄婉爱情，一部起伏跌宕的旷世奇书，令多少人为之改颜动容、为之唏嘘扼腕、为之魂牵梦绕……昔人一梦，却令无数后人世人「但愿长醉不复醒」，留下了无数的凄美和迷惑。脂砚斋何许人也？她如惊鸿，飘然一现，几行文字中，莞尔一笑间点破梦中多少因缘。让我们追随这个神秘人物留下的足迹，神游绿柳成荫、红袖飘香的大观园，寻找我们心中的红楼梦中人。

主编 杜京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下册



品读红楼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原著 曹雪芹 品读 脂砚斋 主编·杜京

下品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品读红楼 / (清) 曹雪芹著; (清) 脂砚斋评; 杜京主编.

—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07.9

ISBN 978-7-80145-180-4

I. 品… II. ①曹… ②脂… ③杜… III. 《红楼梦》评论

IV. I207.4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43562 号

品读红楼——脂砚斋评红楼梦

I207.411
391

主 编: 杜 京

出 版 人: 朱 庆

责任编辑: 曹 杨

封面设计: 于 楠

责任校对: 徐为正

版式设计: 吴承颖

责任印制: 柴自邦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78234 (咨询), 67078235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33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-mail: gmcbs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郝惠珍律师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字 数: 946 千字

印 张: 46

版 次: 2007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145-180-4

定 价: 88.80 元 (全三卷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红楼梦

脂砚斋评

【第柒捌回】

老学士闲征姽婫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



【回前评】

文有宾主不可误。此文以《芙蓉诔》为主，以《姽婫词》为宾；以宝玉古歌为主，以贾环、贾兰诗绝为宾。文有宾中宾不可误。以清客作序为宾，以宝玉出游作诗为宾中宾。由虚入实，可歌可咏。

话说两个尼姑领了芳官等去后，王夫人便往贾母处来省晨，见贾母喜欢，便回道：“宝玉屋里有晴雯，那丫头也大了，而且病不离身；我常见他比别人分外淘气，也懒；前日又病倒了十几天，大夫瞧，说是女儿痲，所以我就赶着叫他出去了。若养好了也不用叫进来，就赏他家配人去也罢了。再那几个学戏的女孩子，我也作主意放了。一则他们都会戏，口里没轻没重，只会混说，女孩儿听了如何使得？二则他们既唱了会子戏，白放了他们，也是应该的。况丫头们也太多，若说不够，再挑上几个来也是一样。”贾母听了，点头道：“这是正理，我正想着如此呢。但晴雯那丫头我看他甚好，怎么就这样起来？我的意思，这些丫头的模样、爽利、言语、针线多不及他，将来只他还可以给宝玉使唤。谁知变了性。”

王夫人笑道：“老太太挑中的人原不错。只怕他命里没造化，所以得了这个病。俗语又说，‘女大十八变’。况且有了本事的人，未免有调歪。老太太还有什么不曾经验过的。三年前我就留心这件事，先只取中了他，色色比人强，只是不大沉重。若说沉重知大礼，莫若袭人第一。虽说贤妻美妾，却也要性情和顺、举止沉重的更好些。就是袭人的模样虽比晴雯略次一等，然放在屋里，也算是一、二等的了。况且行事大方，心地老实，这几年来，从未逢迎着宝玉淘气。凡宝玉十分胡闹的事，他只有死劝的。因此品择了二年，一点不错了，我就悄悄的把他丫头的月钱止住，我的月分银子里拿出二两银子来给他。不过使他自己知道越发小心学好之意。且不明说者，一则宝玉年轻，老爷知道了又恐

说耽误了书；二则宝玉再自为已是跟前的人，不敢劝他说他，反倒纵性起来。所以直到今日才回明了老太太。”

贾母听了，笑道：“原来这样，如此更好了。袭人本来从小儿不言不语，我只说他是没嘴的葫芦。既是你深知，岂还有错误的。而且你这不明与宝玉的主意更好。且大家别提这事，只是心里知道罢了。我深知宝玉将来也是个不听妻妾劝的。我也解不过来，也从未见过这样孩子。别的淘气都是应该的，他这种和丫头们好却是难得。我为此也耽心，每冷眼查看他。只和丫头们闹，必是人大心大，知道男女的事了，所以爱亲近他们。既细细查试，究竟不是为此。岂不奇怪？想必他原是丫头，错投了胎不成！”说着，大家笑了。王夫人又回今日贾政如何夸奖，又如何带他们逛去，贾母听了，更加喜悦。

一时，只见迎春打扮了前来告辞过去。凤姐也来省晨，伺候过早饭，又笑说了一会。贾母歇晌午觉，王夫人便唤了凤姐，问他丸药可曾配好。凤姐道：“还不曾呢，如今还是吃汤药。太太只管放心，我已是大好了。”王夫人见他精神复初，也就信了。因又告诉撵逐晴雯等事，又说：“怎么宝丫头私自回家睡去了，你们都不知道？我前儿顺路都查了一查。谁知兰小子这一个新进来的奶子也十分妖娆，我也不喜欢他。我也说与你嫂子，好不好叫他各自去罢。况且兰小子又大了，用不着这些奶子。我因问你大嫂子：‘宝丫头出去难道你不知道不成？’他说是告诉了他的，不过住两三日，等你姨妈好了就进来。你姨妈究竟无甚大病，

不过还是咳嗽腰疼，年年是如此的。他这去必有原故，敢是有人得罪了他不成？那孩子心重，亲戚住一场，倒得罪他，反不好了。”凤姐笑道：“谁可好好的得罪他们？他们天天在园子里面住着，左不过是他们一群人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别是宝玉有口无心，孩子似的，高兴了信嘴胡说也是有的。”凤姐笑道：“这可是太太过于操心了。若说他出去，说正经话、干正经事去，却像个孩子。若只叫他进来在这些姊妹跟前，以至于大小的丫头们跟前，最有尽让，又恐怕得罪了人，可是再不得有人恼他的。我想薛妹妹出去，想必为着前日搜检众丫头的东西的原故。他自然为信不及园子里的人才搜检，他又是亲戚，现也有丫头老婆子在内，我们又不好搜检，他恐我们疑他，所以多了这个心，自己回避了。也是应该避嫌疑的。”

王夫人听了这话不错，自己遂低头想了一想，便命人请了宝钗来，分析前日的事，以解他的疑心，又仍命他进来照旧居住。宝钗笑道：“我原早要出去的，只是姨妈有许多的大事，所以不便来说。可巧前日母亲又不好，家里两个靠得的女人也病着，所以我趁便出去了。姨妈今既知道了，我正好明讲出情理来，就从今日辞了好搬东西出去的。”王夫人、凤姐都笑道：“你太固执了。正经仍搬进来的为是，休为无要紧的事反疏远了亲戚。”宝钗笑道：“这说的话太不解了，并没为什么事我出去。我为的是妈近日神思较先大减，而且夜间晚上没有靠得的人，通共只我一个。二则我哥哥眼前娶嫂子，多少针线活计并家里一切动用的器皿，尚有未齐备的，我也须得帮着妈去料理料理。姨妈和凤姐姐都知道我们家的事，不是我撒谎。三则自我在园里，东南上小角门子就常开着，原是为我走的，保不住出入的人就图省路也从那里走，又没人盘查，设若从那里做出一件事来，岂不两碍脸面。而且我进园里来睡原不是什么大事，因前几年年纪皆小，且家里没事，有在外头的，不如进来姊妹相共，或作针线，或玩笑，皆比在外头闷坐着不好么？但如今彼此都大了，也都有事。况姨妈这边，历年皆遇不遂心的

事故，那园子也太大，一时照顾不到，皆有关系，惟有少几个人儿，就可以少操些心。所以今日不但我执意辞去，此后还要劝姨妈该减些的也就减些罢，也不会失了大家子的体面。据我看，园子里的这一项费用也竟可以免的，说不得当日的話。姨妈深知我家的，难道我们家当日也是这等零落不成？”凤姐听了这篇话，便向王夫人道：“这话依我说，便不必强他了。”王夫人点头道：“我也无可回答，只好随你的便罢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只见宝玉等已回来，因说父亲还未散：“恐天黑了，所以先叫我们回来了。”王夫人忙问道：“今日可曾丢了丑？”宝玉道：“不但不丢丑，倒拐了东西来了。”接着，就有老婆子们从二门上小厮们手里接了东西来。王夫人看时，只见扇子三把，扇坠三个，笔墨共六匣，香珠三串，玉套环三个。宝玉说道：“这是梅翰林送的，那是杨侍郎送的，这是李员外送送的，每人一份。”说着，又向怀中取出一个旃(zhān)檀香的小护身佛来，说：“这是庆国公单给我的。”王夫人又问在席何人、作何诗词，宝玉一一答应毕，只将宝玉一分令人拿着，同宝玉、环、兰前来见过贾母。贾母看了，喜欢不尽，不免又问些话。无奈宝玉一心记挂着晴雯，答应完了话时，便说骑马颠了，骨头疼。贾母说：“快回房里换了衣服，疏散疏散就好了，不许睡倒。”宝玉听了，便忙入园来。

当下麝月、秋纹已带了两个丫头来等候，见宝玉出来，秋纹便将笔墨拿起，一同随来。宝玉满口里说“好热”，一壁走，一壁便摘冠解带，将外面的大衣服都脱下来，麝月拿着，只穿着一件松花绿绫子夹袄，内露出血点般大红裤子来。秋纹见这条裤子是晴雯做的，因叹道：“这条裤子以后收了罢，真是物在人不在了。”麝月忙道：“这是晴雯的针线么？”又叹道：“真是物在人亡了！”秋纹将麝月拉了一把，笑道：“这裤子配着松花袄儿、石青靴子，越显出这靛青头皮，雪白的脸来了。”宝玉在前只装听不见，又走了两步，便止住步道：“我要走一走，这怎么好？”麝月道：“大白日里，还怕什么？还怕丢了你不成！”因叫

两个小丫头跟着：“我们送了这些东西去再来。”宝玉道：“好姐姐，等我一等再去。”麝月道：“我们去了就来。两个人手里都有东西，倒像摆执事的，一个捧着文房四宝，一个捧着冠袍带履，成个什么样子。”宝玉听说，正中心怀，便让他两个去了。

他便带了两个小丫头到一石后，也不怎么样，只问他二人道：“自我去了，你袭人姐姐可打发人瞧瞧雯姐姐去了不曾？”这一个答道：“打发宋妈妈瞧去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回来说什么？”小丫头道：“回来说晴雯姐姐直着脖子叫了一夜，今儿早起就闭了眼，住了口，人事不知，也出不得一声儿了，只有倒气的份儿了。”宝玉忙道：“一夜叫的是谁？”小丫头子说：“一夜叫的是娘。”宝玉拭泪道：“还叫谁？”小丫头子道：“没有听见叫别人。”宝玉道：“你糊涂，想必没听真。”

旁边那小丫头子最伶俐，听见宝玉如此说，便来说道：“真个他糊涂。”又向宝玉道：“不但我听得真切，我还亲自偷着看他去的。”宝玉听说，忙问：“你怎么又亲自去看他去？”小丫头道：“我因想晴雯姐姐素日与别人不同，待我们极好。如今他虽受了委屈出去了，我们不能别的，只去瞧瞧他，也不枉了素日疼我们一场。就是太太知道了，打我一顿，也是愿受的。所以我拼着挨一顿打，偷着下去瞧瞧他。谁知他生平为人聪明，至死不变。也因他想着那起人不可说话，所以只闭眼养神，见我去了，睁开眼，拉着我的手问：‘宝玉那去了？’我告诉实情。他叹了一口气说：‘不能见了。’我就说：‘姐姐何不等等他回来见一面，岂不两完心愿？’他就笑道：‘你们不知道。我不是死，如今天上少了一位花神星，救命着我去司主。我如今在未正二刻到任司花，那宝玉须待未正三刻才到家，只少得一刻的工夫，不能见面。世上凡该死之人阎君勾取了过去，是差些小鬼来提人魂。若要迟延一时半刻，不过烧些纸钱浇些浆水，那鬼只顾抢钱去了，该死的人可就多待些工夫。又，从来皆说‘阎王注定三更死，谁能留人至五更’之语。我这如今是天上的

神仙来召请，岂可捱得时刻！’我听了这话，竟不大信，至回来看表时，果然是未时正二刻他咽了气，正三刻上就有人来叫我们，说你来了。这时候倒都对合。”

宝玉忙道：“你不识字看书，所以不知道。这原是有的，不但花有一个神，一样花有一位神之外，还有总花神。”这丫头听了一时发呆。宝玉又问道：“但不知是他作总花神去了，还是他单管一样的花神？”这丫头听了，一时诌不出来。恰好这是八月节，园中芙蓉正开。这丫头见景生情，忙答道：“我曾问他是管什么花的神，告诉我们日后也好供养的。他说：‘天机不可泄露。你既这样虔诚，我告诉你，只可告诉宝玉一人。除他之外，若泄了天机，五雷就来轰顶。’他就告诉我说，他是单管芙蓉花的。”宝玉听了这话，不但不为怪，亦且去愁而生喜，乃指芙蓉花笑道：“此花也须得这样一个人司掌。我就说他那样人，必有一番事业做的。虽然临终未见，如今且去灵前一拜，也算尽这五六年的情肠。”

想毕，忙至房中，又另穿戴了，只说去看黛玉，遂一径出园来，往前日之处去，意谓停灵在内。谁知他哥嫂见他一咽气便回了进去，希图得几两发送例银。王夫人闻知，便就赏了十两银子，又命：“即刻送到外头焚化了罢。女儿痨死的，断不可留！”他哥嫂听了这话，一面就雇了人來入殓，抬往城外化人厂去了。剩的衣履簪环，还有三四百金之数，他兄嫂自收了为日后之计。二人将门锁上，一同送殡去未回。宝玉走来扑了个空。

宝玉发怔，自立了半天，别没法儿，只得翻身进入园中。待回自房，甚觉无趣，因乃顺路来找黛玉。偏他不在房中，问问丫头，说：“往宝姑娘那里去了。”宝玉又到蘅芜苑中，只见寂静无人，房内搬的空空落落的，不觉吃了一大惊。忽见几个老婆子走来，宝玉忙问这是什么原故。老婆子道：“宝姑娘出去了。这里交给我们看着，还没有搬清楚呢。我们帮着送了些东西去，这也就完了。你老人家请出去罢，让我们扫扫灰尘也好，从此你老人家也省跑这一处的腿子了。”宝玉听

了，怔了半晌，看着那院中的香藤异蔓，仍翠翠青青，忽比昨日好似改作凄凉一派，更又添了伤感。默默出来，又见门外的一条翠樾(yuè)埭(dài)上也半日无人往来，不似当日各房中的丫环不约而来者络绎不绝。又俯身看那埭下水，仍是溶溶脉脉的流将过去。心下因想：“天地间竟有这样无情的事！”悲感一番，忽又想到去了司棋、入画、芳官等五个，死了晴雯，今又去了宝钗，迎春虽尚未去，然连日也不见回来，且接连有媒人来求亲：大约园中之人不久都要散的了。纵生烦恼，也无济于事。不如还找黛玉去相伴一时，回来还是和袭人厮混，只这两三个人，只怕还是同死同归的。想毕，仍往潇湘馆来，偏黛玉尚未回来。宝玉想亦当出去送送晴雯才是，无奈又怕悲感，还是不去的好，遂又垂头丧气的回来。

正在不知所以之际，忽见王夫人的丫头进来找他说：“老爷回来了，找你呢，又得了好题目来了。快走，快走！”宝玉听了，只得跟了出来。到王夫人房中，贾政已出去了。王夫人命人送宝玉到书房去。

彼时贾政正与众幕友谈论寻秋之胜，又说：“临散时忽然谈及一事，最是千古佳谈，‘风流俊逸，忠义慷慨’八字皆备，倒是个好题目，大家都要作一首骈词。”众人听了，都忙请教是何等妙题。贾政乃说：“近日有一位恒王，出镇青州，这王最喜女色，且公余好武，因选了许多美女，日习武事。每公余辄开宴，日会众女习战斗攻拔之事。其姬中有一姓林行四者，姿色既冠，且武艺更精，皆呼为林四娘。恒王最得意，遂超拔林四娘统辖诸姬，又呼为‘婉媚将军’。”众清客都称“妙极神奇。竟以‘婉(guǐ)媚(huà)’下加‘将军’二字，更觉妩媚风流，真绝世奇文。想这恒王也是第一风流人物了。”贾政笑道：“这是自然如此，但更有可奇可叹之事。”众清客都骇然惊问道：“不知何等奇事？”贾政道：“谁知次年便有‘黄巾’、‘赤眉’一千流贼余党复又乌合，抢掠山左一带。恒王意为犬羊之恶，不足大举，因轻骑前剿。不意贼众颇有诡谲智术，恒王两战不胜，遂

为贼众所杀。于是青州府内文武官员，各各皆谓‘王尚不胜，尔我何为！’遂有献城之举。林四娘得闻凶信，遂集聚众女将，发令说道：‘你我皆向蒙王恩，戴天履地，不能报其万一。今王既殒身国事，我意亦当殒身于王。尔等有愿随者，即时同我前往，同一死战；如不愿者，亦早各散。’众女将听他这样，都一齐说愿去。于是林四娘带领众人连夜出城，直杀至贼营。众贼不防，竟被斩戮了几员首贼。然贼见不过是几个女人，料不济事，遂回戈奋力一阵，把林四娘等一个不曾留下，倒作成了林四娘的一片忠义之志。后来报至中都，自天子以至百官，无不惊骇道奇。后朝中方遣将去剿灭了。其事不必深论。只就这林四娘一节，众位听了，可羨不可羨？”众幕友都叹道：“实是可羨可奇！果是个妙题，原该大家骈一骈才是。”说着，一清客按贾政口中之言稍加改易，写成了一篇短序，贾政看道：“不过如此。他们却原是有序。因送往礼部去了，未曾抄得来。大家听了这新闻，都要作一首《婉媚词》。”

说话之间，贾环叔侄亦到。贾政命他们看了题目。他两个虽则能诗，相去宝玉不远，但一件他二人终是别途，若论举业一道，似高过宝玉，若论杂学，则远不及；况他二人才思滞钝，不及宝玉空灵，每作诗亦如八股之法，未免拘板庸涩。宝玉虽不算是个读书人，然他天性聪明，且素喜好些杂书，他自谓古人中也有杜撰的，也有误失处，拘较不得许多；若只管怕前怕后起来，堆砌成篇，也觉得甚没趣味。因心里怀着这念头，每见一题，不拘难易，他便毫无费力之处，就如世上的油嘴滑舌之人，无风作有，信着伶口俐舌，长篇大论，胡扳乱扯，诌出一篇话来。虽无稽考，却都说得四座春风。虽有正言厉语之人，亦不得压倒这一种风流去的。

近日贾政年迈，名利亦渐冷，然起初天性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，因在子侄辈中，少不得规以正路。因见宝玉虽不读书，竟颇能解此，细评起来，也还不算十分玷辱祖宗。况母亲溺爱，遂也不以举业逼他了，所以近日是这等待他。又要环、兰二人

举业之余，怎样也如宝玉才好，所以每如作诗，必将三人一齐唤来对作。

闲言少叙。且说贾政又命三人各作一首，先成者赏，佳者额外加赏。环、兰二人近日当着多人皆作过几首了，胆气愈壮，看了这题目，遂自去思索。一时，贾兰先有了。贾环生恐落后也就

有了。二人皆已录出，宝玉尚出神呢。贾政同众人且看他二人的二首。贾兰是一首七言绝句，写道是：

姽婳将军林四娘，玉为肌骨铁为肠，
捐躯自报恒王后，此日青州土亦香。

众幕友看了，便皆大赞：“小哥儿十三岁的人

就如此，可知家学渊源。”贾政笑道：“稚子口角，也还难为他。”又看贾环的，是首五言律，写道是：

红粉不知愁，将军意未休。

掩啼离绣幕，抱恨出青州。

自谓酬王德，谁能复寇仇。

诗题忠义墓，千古独风流。

众人道：“更佳。倒底是大几岁年纪，主意又自不同。”贾政道：“倒还不大甚错，终不恳切。”众人道：“就罢了。三爷才大不多两岁，俱在未冠之时，如此用了功去，再过几年，怕不是大阮、小阮了。”贾政笑道：“过奖了。只是不肯读书的过失。”

因又问宝玉怎样。众人道：



【老学士闲征姽婳词】清 孙温 绘

说着，一清客按贾政口中之言稍加改易，写成了一篇短序，贾政看道：“不过如此。他们却原是有理。因送往礼部去了，未曾抄得来。大家听了这新闻，都要作一首《姽婳词》。

“二爷细心镂刻，定又是风流悲感，不同此等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这个题目似不称近体，须得古体，或歌或行，长篇一首，方能恳切。”众人听了，都立身点头拍手道：“我说他立意不同！每一题到手，必先度其体格宜与不宜，这便是老手妙法。就如裁衣一般，未下剪时，须度其身量。这题目名曰《婉媚词》，且既有了序，必要长篇歌行方合题势。或拟温八义《击瓿（ōu）歌》，或拟古词，或拟白乐天《长恨歌》，半叙半咏，流利飘逸，始能尽妙。”贾政听说，也合了主意，自提笔向宝玉笑道：“你念我写。若不好了，我捶你那屁股。谁许你大言不惭了！”宝玉只得念了一句，道是：

恒王好武兼好色，

众幕友道：“起的就有力。”贾政道：“姑存之，且看他底下。”宝玉又道：

遂教美女习骑射。

秣歌艳舞不成欢，列阵挽戈为自得。

贾政写出，众人都道：“只这第三句便古朴老健，极妙。第四句平叙出，也最得体。”贾政道：“且看转的如何。”宝玉念道：眼前不见尘沙起，将军俏影红灯里。

众人听了这两句，便都叫：“妙极！好个‘不见尘沙起’！又承一句‘将军俏影红灯里’，用字用句，皆入神化了。”宝玉道：

叱咤声闻口舌香，霜矛雪剑娇难举。

众人听了，更拍手笑道：“益发画出来了。当日敢是宝公也在座，见其娇且闻其香否？不然，何体贴至此。”宝玉笑道：“闺阁习武，纵任其勇悍，怎似男人。不问而可知娇怯之形的了。”贾政道：“还不快读，你又说嘴了。”宝玉听了，又想了一想，念道：

丁香结子芙蓉绦，

众人都道：“转‘绦’，潇洒更流利。而且这一句也绮靡秀媚的妙。”贾政道：“只顾用这一句，底下如何能转至武事？若再多说两句，岂不蛇足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如此，底下一句转煞住，想亦可矣。”贾政冷笑道：“你有多大本领？上头说了一句大开门的散话，如今又要一句连转带煞，岂不是心有余而力

不足些？”宝玉听了，垂头想了一想，说了一句道：不系明珠系宝刀。

忙问：“这一句可使得？”众人拍案叫绝。贾政看了笑道：“且放着，再续。”宝玉道：“若使得，我好一气下去了。若使不得，越性涂了，我再想别的意思出来，再另措辞。”贾政听了，便喝道：“多话！不好了再作，便作十篇百篇，还怕辛苦了不成！”宝玉听说，只得想了一会，便念道：

战罢夜阑心力怯，脂痕粉渍污蛟绡。

贾政道：“又一宕。底下怎样？”宝玉道：

明年流寇走山东，强吞虎豹势如蜂。

众人道：“好个‘走’字！且通句精的，也不板。”宝玉又念道：

王率天兵思剿灭，一战再战不成功。

腥风吹折陇头麦，日照旌旗虎帐空。

青山寂寂水淅淅，正是恒王战死时。

雨淋白骨血染草，月冷黄沙鬼守尸。

众人都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布置、叙事、词藻，无不尽美。且看如何至四娘，必另有妙转。”宝玉又念道：

纷纷将士只保身，青州眼见皆灰尘，

不期忠义明闺阁，愤起恒王得意人。

众人都道：“铺叙得委婉。”贾政道：“太多了，底下只怕累赘呢。”宝玉乃又念道：

恒王得意数谁行，就是将军林四娘，

号令秦姬驱赵女，艳李秣桃临战场。

绣鞍有泪春愁重，铁甲无声夜气凉。

胜负自然难预定，誓盟生死报前王。

贼势猖獗不可敌，柳折花残实可伤，

魂依城郭家乡近，马践胭脂骨髓香。

星驰电报入京师，谁家儿女不伤悲！

天子惊慌恨失守，此时文武皆垂首。

何事文武立朝纲，不及闺中林四娘！

我为四娘长太息，歌成余意尚傍徨。

念毕，众人大赞不止，都从头看了一遍。贾政笑道：“虽然说了几句，到底不大恳切。”因说：“去罢。”三人如得了赦的一般，一齐出来，各自回家。

众人皆无别话，独有宝玉一心凄楚，回至园

中，猛看见池上芙蓉，想起小丫环说晴雯作了芙蓉之神，不觉又喜欢起来，乃看着芙蓉嗟叹了一会。忽又想起死后并未至灵前一祭，如今何不在芙蓉之前一祭，岂不尽了礼，比俗人去灵前祭吊又更觉别致。想毕，便欲行礼。忽又止住道：“虽如此，也不可太草率了，也须得衣冠齐整，奠仪周备，方为诚敬。”想了一想，“如今若学世俗之奠礼，断然不可；也还别开生面，另立个排场，风流奇异，于世无涉，方不负我二人之为人。况且古人有云：‘潢污行潦，苹蘩（fán）蒹藻之贱，可以羞王公，荐鬼神。’原不在物之贵贱，全在心之诚敬而已。此其一也。二则诔文挽（wǎn）词也须另出己见，自放手眼，亦不可蹈袭前人套头，填几字搪塞耳目之文。亦必须洒泪泣血，一字一咽，一句一啼，宁使文不足，悲有余方是，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切。况且古人多有微词，非自我今作俑。无奈今之人，全切于功名二字，故尚古之风，一洗皆尽，恐不合时宜，于功名有碍之故也。我又不希罕那功名，我又不为世人观阅称赞，何必不远师楚人之《大言》、《招魂》、《离骚》、《九辩》、《枯树》、《问难》、《秋水》、《大人先生传》等法，或杂参单句，或偶成短联，或用实典，或设譬喻，随其所之，信笔而去，喜则以文为戏，悲则以言志痛，辞达意尽为止，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绳尺之间哉！”宝玉本是个不读书之人，再心中有了这片至意，怎得有好诗好文作出来。他自己却任意纂著，并不为人知慕，所以大肆妄诞之，竟杜撰成一篇长文。用晴雯素日所喜之冰鲛縠一幅，楷字写成，名曰：《芙蓉女儿诔》，前序后歌。又备四样晴雯所喜之物，于是夜月下，命那小丫头捧至芙蓉花之前，先行了礼，将那诔文即挂于芙蓉枝上，乃泣涕念曰：

维太平不易之元，年便奇。蓉桂竞芳之月，是八月。无可奈何之日。怡红院浊玉谨以群花之蕊、冰鲛之縠、沁芳之泉、枫露之茗，四者虽微，聊以达诚申信。乃致祭于白帝宫中抚司秋艳芙蓉女儿之前，曰：

窃思女儿自临浊世，迄今凡十有六载。其先之

乡籍姓氏，湮没而莫能考者久矣。而玉得于衾枕栉沐之间，栖息宴游之夕，亲昵狎亵，相与共处者，仅五年八月有畸。

忆女儿曩生之昔，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，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，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，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。姊妹悉慕幽娴，姬媵咸仰惠德。

孰料鸩鸩恶其高，鹰鸇翻遭罟罟；葑蓂妒其臭，茝兰竟被芟薅！花原自怯，岂耐狂飚；柳本多愁，何禁骤雨。偶遭蛊蜮之谗，遂抱膏肓之疾。故尔樱唇红褪，韵吐呻吟；杏脸香枯，色陈颧頰。诮谣谗诌，出自屏帏；荆棘蓬榛，蔓延户牖。岂招尤则替，实攘诌而终。既忱幽沉于不尽，复含罔屈于无穷。高标见嫉，闺帏恨比长沙；直烈遭危，巾帼惨于羽野。自蓄辛酸，谁怜夭折！仙云既散，芳趾难寻。洲迷聚窟，何来却死之香？海失灵槎，不获回生之药。

眉黛烟青，昨犹我画；指环玉冷，今倩谁温？鼎炉之剩药犹存，襟泪之余痕尚渍。镜分鸾别，愁开麝月之奁；梳化龙飞，哀折檀云之齿。委金钿于草莽，松翠钿于尘埃。楼空去鴂（zhī）鹄，徒悬七夕之针；带断鸳鸯，谁续五丝之缕？

况乃金天届节，白帝司权。孤衾有梦，空室无人。桐阶月暗，芳魂与倩影同消；蓉帐香残，娇喘共细语皆息。连天衰草，岂独兼葭；匝地悲声，无非蟋蟀。露台晚砌，穿帘不度寒砧；雨洒秋垣，隔院悉闻怨笛。芳名未泯，檐前鹦鹉犹呼；艳质将亡，槛外海棠预老。埋香屏后，莲瓣无声；斗草庭前，兰芽回茁。抛残绣线，银笺彩缕谁裁？折断冰丝，金斗御香未熨。

昨承严命，既趋车而远涉芳园；今犯慈威，复泣杖而遽抛孤柩，及闻槥（huì）棺被焚，惭违共穴之盟。石椁成灾，愧逮同灰之诮。

尔乃西风古寺，淹滞青磷；落日荒墟，零星白骨。秋榆飒飒，蓬艾萧萧。隔雾垆以啼猿，绕烟瘴而泣鬼。自为红绡帐里，公子多情；始信黄土垄中，女儿薄命！汝南泣血，斑斑洒向西风；梓泽余哀，默默诉凭冷月。

呜呼！固鬼域之为灾，岂神灵而亦嫉。钳波奴之口，罚岂从宽；剖悍妇之心，忿犹未释！在卿之尘缘虽浅，然玉之鄙意岂终。因蓄此惓惓之思，不禁谆谆之问。

始知上帝垂旌，花宫待诏，生济兰蕙，死辖芙蓉。听小婢之言，似涉无稽；以浊玉之思，则深为有据。何也？昔叶法善摄魂以撰碑，李长吉被诏而为记。事虽相殊，其理则一也。故相物以配才，苟非其人，恶乃滥乎其位？始信上帝委托权衡，可谓至确至协，庶不负其所秉赋也。自希其不昧之灵，或陟降于花；特不揣鄙俗之词，有污慧听。乃歌而招之曰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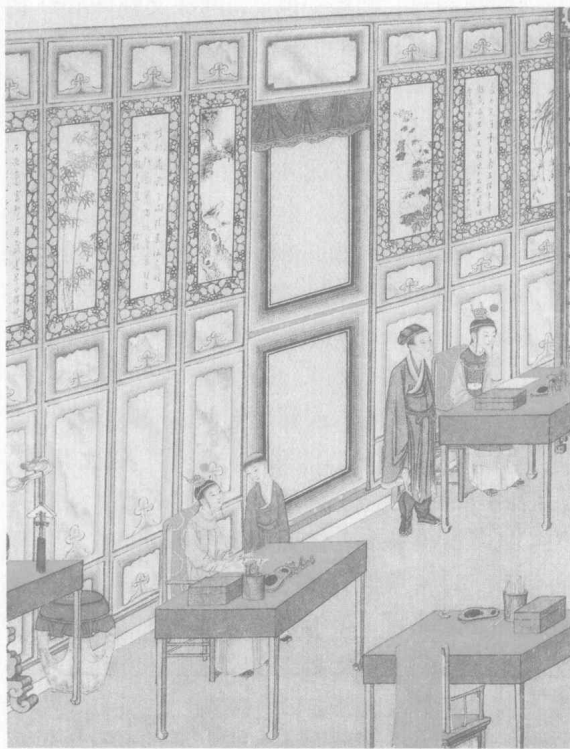
天何如是之苍苍兮，乘玉虬以游首穹窿耶？
地何如是之茫茫兮，驾瑶象以降乎泉壤耶？
望缙(sǎn)盖之陆离兮，抑箕尾之光耶？
列羽葆而为前导兮，卫危虚于旁耶？
驱丰隆而为庇从兮，望舒月以临耶？
听车轴而伊轧兮，御鸾翥以征耶？
闻馥郁而蔼然兮，纫蘅杜以为纕耶？
炫裙裾之烁灿兮，镂明月以为珰耶？
藉葳蕤而成坛坫兮，擎莲焰以烛兰膏耶？
文虬鲍以为解骖兮，流醴(líng)醑以浮桂醕耶？
瞻云气而凝睇兮，仿佛有所观耶？
俯窈窕而属耳兮，恍惚有所闻耶？
期汗漫而为天阍兮，忍捐弃余于尘埃耶？
倩飞廉之为余驱车兮，冀联辔而携归耶？
余中心为之慨然兮，徒嗷嗷而何为耶？
卿偃然长寝兮，岂天运之变于斯耶？
既窀(zhūn)穸(xī)且安稳兮，反其真而复奚化耶？
余从桎梏而悬附兮，灵格余以嗟来耶？
来兮止兮，卿其来耶？

若夫鸿蒙而居，寂静以处，虽临于兹，余亦莫睹。攀烟萝而为步障，列枪蒲而森行伍。警柳眼之贪眠，释莲心之味苦。素女约于桂岩，宓妃迎于兰渚。弄玉吹笙，寒簧击鼓(yǔ)。征嵩岳之妃，启骊山之姥。龟呈洛酒之灵，兽作咸池之舞。潜赤水兮龙吟，集珠林兮凤翥。爰格爰诚，匪蒲匪筭(jǔ)。

发轫乎霞城，返旌乎玄圃。既显微而若通，复

氤氲而倏阻。离合兮烟云，空濛兮雾雨。尘霾敛兮星高，溪山丽兮月午。何心意之忡忡，若寤寐之栩栩。余乃欷歔怅望，涕泣彷徨。人语兮寂历，天籁兮簌(yún)簌(dāng)，鸟啁啾而欲下，鱼唼喋以空昂。志哀兮足祷，成礼兮期祥。呜呼哀哉！尚飨！

读毕，遂焚帛奠茗，犹依依不舍。小鬟催至再四，方才回身。忽听山石之后有一人笑道：“且请留步。”二人听了，不免一惊。那小鬟回头一看，却是个人影从芙蓉花中走出来，他便大叫：“不好，有鬼。晴雯真来显魂了！”唬得宝玉也忙看时，——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【回后评】

前文入一院，必叙一番养竹种花，为诸婆孀利渲(原作煊)染。此文入一院，必叙一番树枯香老，为亲眷凋零凄楚。字字实境，字字奇情，令我把玩不释。

《婉媚词》一段与前后文似断似连，如罗浮二山，烟雨为连合，时有精气来往。

红楼梦

脂砚斋评

【第柒玖回】

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



第柒玖回

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

【回前评】

静合天地自宽，动荡吉凶难定。一啄一饮系生成，何必梦中说醒。

话说宝玉才祭完了晴雯，只听花影中有人声，倒唬了一跳。走出来细看，不是别人，却是林黛玉，满面含笑，口内说道：“好新奇的祭文！可与曹娥碑并传的了。”宝玉不觉红了脸，笑道：“我想着世上这些祭文都蹈于熟滥了，所以改个新样，原不过是我一时玩意，谁知又被你听见了。有什么大使不得的，何不改削改削。”黛玉道：“原稿在那里？倒要细细一读。长篇大论，不知说的是些什么，只听见中间两句，什么‘红绡帐里，公子多情；黄土垄中，女儿薄命。’这一联意思却好，只是‘红绡帐里’未免熟滥些。放着现成的真事，为什么不用？咱们如今都是霞影纱糊的窗棂，何不就说‘茜纱窗下，公子多情’呢？”宝玉听了，不禁跌足笑道：“好，是极！到底是你想的出，说的出。可知天下古今现成的好景妙事尽多，只是愚人蠢才说不出想不出罢了。就只一件：既然这一段新妙之极，但你居此则可，在我实不敢当。”说着，又接连一二百句“不敢当”。黛玉笑道：“何妨。我的窗即可为你之窗，何必分析得如此生疏。古人异姓陌路，尚然同肥马，衣轻裘，敝之而无憾，何况咱们呢。”宝玉笑道：“论交之道，不在肥马轻裘，即黄金白璧，亦不当锱铢较量。倒是这唐突闺阁，万万使不得的。如今我率性将‘公子’、‘女儿’改去，竟算你谋他的倒妙。况且素日你又待他甚厚，今宁可弃此一篇大文，万不可弃此‘茜纱’新句。竟莫若改作‘茜纱窗下，小姐多情；黄土垄中，丫环薄命。’如今一改，虽于我无涉，我也是惬怀的罢了。”黛玉笑道：“他又不是我的丫头，何用作此语。况且小姐、丫环亦不典雅，等我的紫鹃死了，我再如此说，还不算迟呢。”宝玉忙笑道：“这是何苦来又咒他。”

黛玉笑道：“是你要咒他，并不是我说的。”宝玉道：“我又有了，这一改可极妥当。莫若说‘茜纱窗下，我本无缘；黄土垄中，卿何薄命。’”黛玉听了，忖然变色，心中虽有无限的胡乱之想，外面却不肯露出，反连忙含笑点头称妙，说：“果然改的好。再不必改了，快去干正经事罢。才刚太太打发人叫你明儿一早过大舅母那边去。你二姐姐已有人家求



【宝玉祭晴雯】清 孙温 绘

宝玉才祭完了晴雯，只听花影中有人声，倒唬了一跳。走出来细看，不是别人，却是林黛玉，满面含笑，口内说道：“好新奇的祭文！可与曹娥碑并传的了。”

品读红楼

准了，想是明儿那人家来拜见，所以叫你们过去呢。”宝玉拍手道：“何必如此忙？我身上也不大好，明儿还未必能去呢。”黛玉道：“又来了，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。一年大二年小，……”一面说话，一面咳嗽起来。宝玉忙道：“这里风凉，咱们只顾站着，快回去罢。”黛玉道：“我也家去歇息去了，明儿再见罢。”说着，便自取路去了。宝玉只得闷闷的转步，又忽想起黛玉无人随伴，忙命小丫环跟送回去。自己到了怡红院中，果然有王夫人打发老嬷嬷来，吩咐他明日一早过贾赦那边去，与适才黛玉之言相对。

原来贾赦已将迎春许与孙家了。这孙家乃是大同府人氏，祖上系军官出身，乃当日宁荣府中之门生，算来亦系世交。如今孙家只有一人在京，现袭指挥之职，此人唤做孙绍祖，生得相貌魁伟，身体健壮，弓马娴熟，应酬权变，年纪未满三十，且又家资饶富，现在兵部候缺题升。因未有室，贾赦见是世交子侄，且人品家当都相称合，遂情愿择为东床娇婿。亦曾回明贾母。贾母心中却不十分称意，但想来拦阻亦未必听，儿女之事自有天意前因，况且自他父母主张，何必出头多事，因此只说“知道了”三字，余不多及。贾政又深恶孙家，虽是世交，当年不过是彼祖希慕宁荣之势，有不能了结之事才拜在门下的，并非诗礼名族之裔，因此倒劝过两次，无奈贾赦不听，也只得罢了。

宝玉却从未会过这孙绍祖一面的，次日只得过去聊以塞责。只听说娶的日子甚急，不过今年就要过门的，又见邢夫人等回了贾母将迎春接出大观园去等事，越发扫兴了，每日痴痴呆呆的，不知作何消遣。又听人说陪四个丫头去，更又跌足自己叹道：“从今后这世上又少了五个清洁人了。”因此天天到紫菱洲一带地方徘徊瞻顾，见其轩窗寂寞，屏帐萧然，不过只有几个该班上夜的老姬。再看那岸上的蓼花苇叶，池内的翠荇香菱，也都觉摇摇落落，似有追忆故人之态，迥非素常逞妍斗色之可比。既领略得如此寥落凄惨之景，是以情不自禁，乃信口吟成一歌曰：

池塘一夜秋风冷，吹散菱荷红玉影。

蓼花菱叶不胜愁，重露繁霜压纤梗。

不闻永昼敲棋声，燕泥点点污棋枰。

古人惜别怜朋友，况我今当手足情！

宝玉方才吟罢，忽闻背后有人笑道：“你又发什么呆呢？”宝玉回头忙看是谁，原来是香菱。宝玉忙转身笑问道：“我的姐姐，你这会子跑到这里来做什么？多日不进来逛逛。”香菱拍手笑嘻嘻的说道：“我何曾不要来？如今你哥哥回来了，那里比得先时自由自在的了。才刚我们奶奶使人找你凤姐姐，竟找不着，说往园子里来了。我听见了，我就讨了这件差使进来找他。遇见他的丫头，说在稻香村呢。如今我往稻香村去，就遇见了你，我且问你，袭人姐姐这几日可好？怎么忽然把个晴雯姐姐也没了，到底是什么病？二姑娘搬出去的好快，你瞧瞧这地方好空落落的。”宝玉应之不迭，又让他同到怡红院去吃茶。香菱道：“此刻竟不能，等我找着琏二奶奶，说完了正经事再来。”宝玉道：“什么正经事这么忙？”香菱道：“为你哥哥娶嫂子，所以要紧。”宝玉道：“正是。说的到底是那一家子的？只听见吵嚷了这半年，今儿又说张家的好，明儿又说李家的，后儿又议论王家的。这些人家的女儿他并不知道犯了什么罪，叫人好好的议论。”香菱道：“这如今定了，可以不用搬扯别家了。”宝玉忙问：“定了谁家的？”香菱道：“因你哥哥上次出门贸易时，在顺路到了个亲戚家去。这门亲原是老亲，且又和我们是同在户部挂名行商，也是数一数二大门户的。前日说起来时，你们两府也都知道的。合长安城中，上至王侯，下至买卖人，都称他家是‘桂花夏家’。”宝玉忙笑问道：“如何又称‘桂花夏家’？”香菱道：“他家本姓夏，非常的富贵。其田地不用说，单有几十顷地种桂花，凡这长安城中桂花局都是他家的，连宫里一应陈设盆景亦是他家供应，因此才有这个诨号。如今太爷也没了，只有老奶奶带着一个亲生的姑娘过活，也并没有哥儿弟兄，可惜他们家竟绝了后。”宝玉忙道：“咱们也别管他绝后不绝后，只是这姑娘如何？你们大爷怎么就中意了？”香菱笑道：“一则是天缘，二则是‘情人眼里出西施’。当年时又是

通家常来往的，从小儿都一处厮混。叙老亲又是姑舅兄妹，又没嫌疑。虽离了这几年，前儿一到他家，夏奶奶又是没儿子的，一见了你哥哥出落的这样，又是哭，又是笑，竟比见了儿子的还亲热。又令他兄妹相见，谁知这姑娘出落得花朵儿似的了，在家里也读书写字，所以你哥哥当时一心就看准了。连当铺里的伙计们一群人糟蹋了人家三四日，他们还留多住着呢，好容易苦辞才放回家。你哥哥一进门，就咕咕唧唧求我们奶奶去求亲。我们奶奶原也是见过的，又且门当户对的，也依了。和这里姨太太、凤姑娘商量了几日，打发人去一说就成了。只是娶的日子太急，所以我们很忙。我也巴不得早些娶过来，又添一个作诗的人了。”宝玉冷笑道：“虽如此说，但只我倒替你耽心虑后呢。”香菱听了，不觉红了脸，正色道：“这话是什么话！素日咱们都是厮抬厮敬的，今日忽然提起这些事，是什么意思！怪道人人都说你是个亲近不得的人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转身走了。

宝玉见这样，便怅然如有所失，呆呆的站了半天，思前想后，不觉滴下泪来，只得没精打彩，回入怡红院来。一夜不曾安稳，睡梦之中犹唤晴雯，或魇魔惊悸，种种不宁。次日便懒进饮食，身体作热。此皆近日抄检大观园、逐司棋、别迎春、悲晴雯等羞辱、惊悸、悲凄之所致，兼以风寒外感，故酿成一疾，卧床不起。贾母听得如此，天天亲来看视。王夫人心中自悔不该因晴雯过于逼责了他。心中虽如此，脸上却不露出。只吩咐众奶娘等好生伏侍看守，一日两次带进医生来诊脉下药。一月之后，渐渐的痊愈。贾母命好生保养，过百日方许动荤腥油面等物，方准出门行走。这百日内，连院门也不许出，只在房中玩笑。至五、六十日后，就把他拘束的火星乱迸，那里忍耐得住。诸般设法，无奈贾母王夫人执意不从，也只得罢了。因此和那些丫头们无所不至，恣意耍笑作戏。又听得薛蟠摆酒唱戏，热闹非常，已娶亲入门。闻得这夏家小姐十分俊俏，也略通文墨，宝玉恨不得就过去一见才好。再过些时，又闻得迎春出了阁。宝玉思及当时姊妹们一处，耳鬓厮磨，从今一别，纵得相逢，也

必不似先前那等亲密了。眼前又不能去一望，真令人凄惶迫切之至。少不得潜心忍耐，暂同这些丫环们厮闹释闷，幸免贾政责备逼迫读书之难。这百日内，只不曾拆了怡红院，和这些丫头们无法无天，凡世上所无之事，都玩耍出来。如今且不屑细说。

且说香菱自那日抢白了宝玉之后，心中自为宝玉有心唐突他，“怨不得我们宝姑娘不敢亲近他，可见我不如宝姑娘远矣；怨不得林姑娘时常和他角口气的痛哭，自然唐突他也是有的了。从此倒要远避他才好。”因此，以后连大观园也不轻易进来了。日日忙乱着，薛蟠娶过，自为得了护身符，自己身上分去责任，到底比这样安宁些；二则又闻得是个有才有貌的佳人，自然是温雅和平的；因此他心中盼过门的日子比薛蟠还急十倍。好容易盼得一日娶过了门，也便十分殷勤小心伏侍。

原来这夏家小姐今年方才十七岁，生得亦颇有姿色，也识得几个字。若论心中的邱壑经纬，颇



【薛文龙悔娶河东狮】清代版画

好容易盼得一日娶过了门，他便十分殷勤小心伏侍。

步熙凤之后尘。只吃亏了一件，从小儿父亲去世的早，又无同胞弟兄，寡母独守此女，娇养溺爱，不啻珍宝，凡女儿一举一动，彼母皆百依百随，因此未免娇养太过，竟酿成个盗跖的性气。爱自己尊若菩萨，待他人秽如粪土；外具花柳之姿，内秉风雷之性。在家中时常就和丫头们使性弄气，轻骂重打的。今日出了阁，自为要作当家的奶奶，比不得作女儿时腴腆温柔，须要拿出这威风来，才钐压得住人；况且见薛蟠气质刚硬，举止骄奢，若不趁热灶一气炮制熟烂，将来必不能自立旗帜矣；又见有香菱这等才貌俱全的爱妾在室，越发添了“宋太祖灭南唐”之意，“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”之心。因他家多桂花，他小名就唤做金桂。他在家时不许人口中带出“金桂”二字来，凡有不留心误道二字者，他便定要苦打重罚才罢。他因想“桂花”二字是禁止不住的，须得另换一名，因想桂花曾有广寒嫦娥之说，便将桂花改为嫦娥花，又寓自己身分如此。

薛蟠本是个怜新弃旧的人，且是有酒胆无饭力的，如今得了这样一个妻子，正在新鲜兴头上，凡事未免尽让他些。那夏金桂见了这般形景，便也试着一步紧似一步。一月之中，二人气概还都相平；至两月之后，便觉薛蟠的气概渐次低矮了下去。一日薛蟠酒后，不知要行何事，先与金桂商议，金桂执意不从。薛蟠忍不住便发了几句话，赌气走出去了，这金桂便气的哭如醉人一般，茶饭不进，装起病来。请医疗治，医生又说“气血相逆，当进宽胸顺气之剂。”薛姨妈恨的骂了薛蟠一顿，说：“如今娶了亲，眼前抱儿子了，还是这样胡闹。人家凤凰蛋似的，好容易养了一个女儿，比花朵儿还轻巧，原看你是个人物，才给你作老婆。你不说收了心安分守己，一心一意和和气气的过日子，还是这样胡闹，灌了黄汤，折磨人家。这会子花钱吃药白操心。”一席话说的薛蟠后悔不迭，反求安慰金桂。金桂见婆婆如此说丈夫，越发得了意，更装出些张致来，总不理薛蟠。薛蟠没了主意，惟自怨恨，好容易十天半月之后，才渐渐的哄转过金桂来，自此更加一倍小心，不免气概又矮了半截下来。那金桂见丈夫旗幟（dào）渐倒，婆婆良善，也就渐渐的持戈试马起来。

先时不过挟制薛蟠，后来倚娇作媚，将及薛姨妈，又将至宝钗。宝钗久察其不轨之心，每随机应变，暗以言语弹压。金桂知其不可犯，每欲寻隙，又无隙可寻，只得曲意俯就。一日金桂无事，因和香菱闲谈，问香菱家乡父母。香菱皆答忘记，金桂便不悦，说有意欺瞒了他。因问他“香菱”二字是谁起的名字，香菱便答：“姑娘起的。”金桂冷笑道：“人人都说姑娘通，只这一个名字就不通。”香菱笑道：“奶奶不知道，我们姑娘的学问，连我们姨老爷时常还夸呢。”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【回后评】

作谏后，黛玉飘然而至，增一番感慨，及说至迎春事，遂飘然而去。作词后，香菱飘然而至，增一番感慨，及说至薛蟠事，遂飘然而去。一点一逗，为下文引线。且二段俱以“正经事”三字作眼，而正经里更有大不正经者。在文家固无一呆字死句。

从起名上设色，别有可玩。

红楼梦

脂砚斋评

【第捌拾回】

懦弱迎春肠回九曲 娇怯香菱病入膏肓



【回前评】

叙桂花妒，用实笔。叙孙家恶，用虚笔。叙宝玉卧病，是省笔。叙宝玉烧香，是停笔。

话说香菱言犹未尽，金桂将脖项一扭，嘴唇一撇，鼻孔里“哧”两声，拍着手冷笑道：“菱角谁闻见香来着？若说菱角香了，正经那些香花放在那里去？可是不通之极！”香菱道：“不独菱角，就连荷叶莲蓬，都是有一股清香的。但他原不是花香可比，若静日静夜或清早半夜细领略了去，那一股清香皆比是花儿都好闻呢。就连菱角、鸡头、芡叶、芦根得了风露，那一股清香，就令人心神爽快的。”金桂说：“依你说，那兰花、桂花倒香的不好了？”香菱说到热闹上，忘了忌讳，便接口道：“兰花、桂花的香，又非别花之香可比。”一句未说完，金桂的丫环名唤宝蟾者，忙指着香菱的脸说道：“要死，要死！你怎直叫起姑娘的名字来了！”香菱猛省了，反不好意思，忙赔笑赔罪说：“一时说顺了嘴，奶奶别计较。”金桂笑道：“这有什么，你也太小心了。但只是我想这个‘香’字到底不妥，意思要换一个子，不知你服不服？”香菱忙笑道：“奶奶说那里话来，此刻连我一身一体俱属奶奶，何得换一名字反问我服不服，叫我如何当得起。奶奶说那一个字好，就用那一个字。”金桂冷笑道：“我虽说的是，只怕姑娘多心，说‘我起的名字，反不如他的意？他能来了几日，就驳我的回了。’”香菱笑道：“奶奶有所不知，当日我来的时候，原是老太太使唤的，故此姑娘起的名字。后来我自伏侍了爷，就与姑娘无涉了。如今又有了奶奶，益发不与姑娘相干了。况且姑娘又是极明白的人，如何恼得这些呢。”金桂道：“既这样说来，‘香’字竟不如‘秋’字妥当。菱角、菱花皆盛于秋，岂不比‘香’字有来历些。”香菱笑道：“就依奶奶这样罢了。”自此以后遂改了“秋”字，宝钗亦不在意。

只因薛蟠天性是“得陇望蜀”的，如今得娶了金桂，又见金桂的丫环宝蟾有三分姿色，举止轻浮可爱，便时常要茶要水的故意撩逗他。宝蟾虽亦解事，只是怕金桂，不敢造次，且看金桂的眼色。金桂亦颇觉察其意，想：“其意正要摆布香菱，无处寻隙，如今他既看上了宝蟾，如今且舍了宝蟾去与他，他一定就和香菱疏远了，我且乘他疏远之时，摆布了香菱，那时宝蟾原是我的人，也就好处了。”打定了主意，待机而发。

这日薛蟠晚间微醺，又命宝蟾倒茶来吃。薛蟠接碗，故意捏他的手。宝蟾又假装躲闪，连忙缩手。两下里失误，“豁啷”一声，茶碗落地，泼了一身一地的茶。薛蟠不好意思，佯说宝蟾不好生拿着。宝蟾说：“姑爷不好生接着。”金桂冷笑道：“两个人的腔调都够使的了。别打量谁是傻子。”薛蟠只低头微笑不语，宝蟾红了脸出去。一时安歇之时，金桂便故意的撵薛蟠别处去睡，“省得你馋痨饿眼。”薛蟠只是笑。金桂道：“要作什么和我说，别偷偷摸摸的，不中用！”薛蟠听了，仗着酒盖脸，便趁势跪在被上，拉着金桂笑道：“好姐姐，你若把宝蟾赏了我，你要怎样就怎样！你要活人脑子也弄来给你。”金桂笑道：“这话好不通。你爱谁，就把谁收在房里，省得别人看着不雅。我可要什么呢。”薛蟠得了这话，喜的称谢不尽，是夜曲尽丈夫之道，奉承金桂。次日也不出门，只在家中厮耐，越发放大胆了。

至午后，金桂故意出去，让个空儿与他二人。薛蟠便拉拉扯扯起来。宝蟾也知八九了，也就半推半就，正要入港。谁知金桂是有心等候的，料在难分之际，便叫丫环小舍儿过来。原来这小丫头也是

金桂从小儿在家使唤的，因他自幼父母死亡，无人看管，便大家叫他作小舍儿，传作些粗笨的生活。金桂如今有意，独唤他来吩咐道：“你去告诉秋菱，到我屋里将手帕取来，不必说我说的。”小舍儿听了，一径寻着香菱说：“菱姑娘，奶奶的手帕忘了在屋里了。你去取来送上去岂不好？”香菱正因近日金桂每每的折挫他，不知何意，百般竭力挽回不暇。听了这话，忙往房里来取。不防正遇见他二人推就之际，一头撞了进去，自己倒羞的耳面飞红，忙转身回避不迭。那薛蟠自为是过了明路的，除了金桂，无人可怕，所以连门也不掩，今儿香菱撞来，也略有些惭愧，还不十分在意。无奈宝蟾素日最是说嘴要强的，今既被香菱遇见了，便恨无地缝儿可入，忙推开薛蟠，一径跑了出来，口内还怨恨不迭，说道“强奸力逼着”等语。薛蟠好容易圈哄的要上手，却被香菱冲散，不免一腔兴头变作了一腔恶怒，都在香菱身上，不容分说，赶出来啐了一口，骂道：“死娼妇，你这会子作什么来撞尸游魂！”香菱料事不好，三步两步早已跑了。薛蟠再来找宝蟾，已无踪迹了，于是恨的只骂香菱。至晚饭后，已吃得醺醺然，洗澡时不防水略热了些，烫了脚，便说香菱有意害他，赤条精光赶着香菱踢打了两下。香菱虽未受过这气苦，既到了此时，也说得不得了，只好自悲自怨，各自走开。

彼时金桂已暗和宝蟾说明，今夜令薛蟠在宝蟾房中去成亲，命香菱过来陪自己先睡。先是香菱不肯，金桂说他嫌脏了，再必是图安逸，怕夜里劳动伏侍人，又骂说：“你那没见世面的主子，见了一个，爱一个，把我的人霸占了去，又不叫你来。到底是什么主意，想必是逼我死罢了。”薛蟠听了这话，又怕闹黄了宝蟾之事，忙又赶来骂香菱：“不识抬举！再不去时便要打了！”香菱无奈，只得抱了铺盖来。金桂命他在地下铺睡。香菱无奈，只得依命。刚睡下，便叫倒茶，一时又叫捶腿，如是者一夜七八次，总不使其安逸稳睡片时。那薛蟠得了宝蟾，如获宝珍一般，一概都置之不顾。恨的金桂暗暗的发恨道：“且叫你乐这几天，等我慢慢的摆布着来，那时可别怨我！”一面隐忍，一面设计摆布香菱。

半月光景，忽又装起病来，只说心疼难忍，四肢不能转动。请医疗治不效，众人都说是香菱气的。闹了两日，忽又从金桂枕头内抖出纸人来。上面写着金桂的年庚八字，有五根针钉在心窝内。于是众人反乱起来，当作新闻，先报与薛姨妈。薛姨妈忙手忙脚的，薛蟠自然更反乱起来，立刻要拷打众人。金桂笑道：“何必冤枉众人呢，大约是宝蟾的镇魔法儿。”薛蟠道：“他这些时并没多空儿在你房里，何苦奈何好人。”金桂冷笑道：“除了他还有谁，莫不是我自己害我自己不成！虽有别人，谁可敢进我的房呢？”薛蟠道：“香菱如今是天天跟着你，他自然知道，先拷问他就知道了。”金桂道：“拷问谁，谁肯认？依我说竟装个不知道，大家丢开手罢了。横竖治死了我也没什么要紧，乐得再娶好的。若据良心上说，左不过是你三个多嫌我一个。”说着，一面恸哭起来。

薛蟠更被这一席话激怒，顺手抓起一根门闩来，一径抢步找着香菱，不容分辩便劈头劈脸浑身打起来，一口咬定是香菱所施。香菱叫屈不迭，薛姨妈跑来禁喝说：“不问明白，你就打起人来！这丫头伏侍了你这几年，那一点儿不周到，不尽心？他岂肯如今作这没良心的事！你且问个青红皂白，再动粗卤。”金桂听见他婆婆如此说，生怕薛蟠耳软心活，便益发嚎啕大哭起来，一面又哭喊道：“这半个多月把我的宝蟾霸占了去，不容进我的房，唯有秋菱跟着我睡。我要拷问宝蟾，你又护到头里。你这会子又赌气打他去。治死我，再拣富贵的标致娶来就是了，何苦作出这些把戏来！”薛蟠听了这些话，越发着了急。薛姨妈听见金桂句句挟制着儿子，百般恶赖的样子，十分可恨。无奈儿子偏不硬气，已是被他挟制软惯了。如今又勾搭上了丫头，说被他霸占了去，他自己反先占温柔让夫之礼。这魔法究竟不知谁作的，实是俗语说的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，此时正是公婆难断床帏事了。因此无法，只得赌气骂薛蟠说：“不争气的孽障！骚狗也比你体面些！谁知你三不知的把陪房丫头也摸索上了，叫老婆说霸占了丫头，什么脸出去见人！也不知谁使的法子，也不问青红皂白，好歹就